

其实我们一直活在 春秋战国

春秋的思想、战国的计谋，至今依然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。翻开本书，查看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源头，时不时茅塞顿开，时不时眼前一亮。

龙镇 著

4

孔子周游列国
儒家思想形成

勾践 卧薪尝胆

伍子胥 一夜白头

孙武 孙子兵法

晏婴 二桃杀三士

孔子 克己复礼



其实我们一直活在

春秋战国

春秋的思想、战国的计谋，至今依然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。
翻开本书，查看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源头，时不时茅塞顿开，时不时眼前一亮。

龙镇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4

孔子周游列国
儒家思想形成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 . 4 / 龙镇著 . — 南京 :

江苏文艺出版社 , 2013. 3

ISBN 978-7-5399-5959-7

I . ①其… II . ①龙… III . ①中国历史—春秋战国时代—通俗读物 IV . ① K225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11218 号

书 名 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 . 4

著 者 龙 镇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约编辑 肖 飒 盛 亮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 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开 本 680mm x 990mm 1/16

印 张 15.5

字 数 236 千

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5959-7

定 价 29.9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1-33608311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第一章 晋国衰落 /1

- 楚平王夺位：无毒不丈夫
- 齐景公公然挑战晋国的底线
- 晋国捡了个软柿子捏
- 子产的执政智慧（上）：外交无小事
- 子产的执政智慧（下）：维稳很不易
- 傀儡天子的继承权争夺战

第二章 齐国中兴 /48

- 鲁国的倒季运动：众怒难犯
- 鲁昭公一招不慎，满盘皆输
- 齐景公的用人哲学
- 鲁昭公的悲剧：死要面子活受罪
- 伤不起的晋国内耗
- 晏子的故事：自古矮子有智慧

第三章 吴国崛起 /102

- 楚平王好色酿大祸
- 伍子胥的神奇复仇路
- 刺客助阖闾上位
- 战神孙武的第一堂训练课
- 伍子胥灭楚鞭尸
- 勾践卧薪尝胆

第四章 儒家思想的形成 /154

- 阳虎乱鲁：诸侯权力逐渐下移
- 孔圣人的二三事
- 儒家思想的源头
- 六卿内斗，晋国分裂的前兆

第五章 孔子周游列国 /188

- 吴王夫差来袭
- 重创齐国，夫差野心爆棚
- 夫差会盟诸侯，勾践乘虚而入
- 孔子周游列国（上）：路在何方
- 孔子周游列国（下）：理想丰满，现实骨感
- 孔子的弟子们在列国的表现

第一章 晋国衰落



楚平王夺位：无毒不丈夫

楚灵王失势后，郢都一下子有了三个主人：王子比、王子黑肱和王子弃疾。三个人都是楚共王的儿子、楚灵王的弟弟，从血统上讲，谁都有可能成为楚国的新君。若论长幼，王子比年龄最大；若论实力，自然是弃疾强横，外有陈、蔡之人相助，内有楚国文武百官支持，夺标呼声最高。

弃疾名声历来不错。早在公元前536年，他奉楚灵王之命出使晋国，途经郑国，受到郑简公和罕虎、子产、子大叔等大臣的热情接待。弃疾的知书达理给郑国君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听说郑简公亲自出面宴请，立刻表示自己乃是以卿大夫的身份过境，不敢接受。郑国人一再坚持，他才勉强接受。见到郑简公，弃疾便行君臣大礼，而且送给郑简公骏马八匹；见到罕虎，以上卿之礼相待，赠予骏马六匹；见子产，赠马四匹；见子大叔，赠马两匹。楚国使团和卫队驻扎在郑国，禁止随意放牧砍柴，不入农田，不进菜园，不破坏民房，不骚扰居民，真个是秋毫无犯。弃疾还对天发誓：“如果有谁敢违抗命令，一律撤职查办！”当时罕虎等人就议论说，这位王子弃疾恐怕迟早是要当楚王的。

对于弃疾的实力，观从（楚大夫观起之子）有着清醒的认识。他

私下对王子比说：“您如果想成大事，那就趁着蔡公（王子弃疾）没有防备，找机会杀掉他！否则的话，就算您当上了国君，他也能把您赶下台。”

王子比对此的回答是：“我于心不忍啊！”

观从哭笑不得：“您不忍心对付人家，不代表人家也会不忍心对付你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王子比连连摇头说：“弃疾为人忠厚，世人皆知，他怎么可能对自己的哥哥动手呢？”

观从说：“您也许忘了，楚王也是他的哥哥。”

不想这话戳到了王子比的痛处，他的脸立刻涨得通红，说：“我们起兵反对楚王，是为了挽救楚国，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。倒是你，从一开始就伪造弃疾的书信，将我们骗回来，又利用我们胁迫弃疾就范。现在楚王生死未卜，你又来挑拨我们兄弟的关系，究竟是何居心？”越说到后来越激动，口水几乎喷到观从脸上。

观从长叹一声，举起袖子擦了擦脸，说：“我不过是不忍心看到你的下场，哪里有什么居心？罢了罢了，您既然不信任我，我留在这里也是多余，请允许我就此告辞。”

王子比说：“请自便。”

观从默然退下。当天夜里，他就收拾行装，离开了郢都。

王子比真的不忍心对弃疾下手吗？从当时的情况看，也许性情使然，也许是形势所逼。客观的事实是：当时楚灵王生死未卜，局势并不明朗，万一楚灵王杀回郢都，非弃疾不足以与之抗衡。这个时候除掉弃疾，显然是不明智的。

当时楚国朝野对于王子比、王子黑肱、王子弃疾这“三驾马车”能否控制局势，也普遍持有怀疑态度。郢都的居民更是人心惶惶，害怕楚灵王卷土重来，秋后算账。

人心不安，自有妖孽。某一天晚上，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几个失魂落魄的人，跑到大街上凄厉地狂呼：“大王回来啦！”

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：“要屠城吗？”

楚灵王素有残暴之名，如果得知自己的儿子被杀，屠城恐怕是理所当然的。

满城人都战战兢兢，无法入睡。如此折腾了一夜，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每个人的眼睛都是红红的，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。再互相打探楚灵王的消息，却是子虚乌有。

“原来是谣传啊！”大伙看似松了一口气，内心那块石头却更加沉重了。

过了几天，同样的事情又重演一次，引起的混乱不亚于前一次。惶恐的情绪弥漫在郢都的每一个角落，同样也使得王子比和王子黑肱坐立不安。

“幸好没有听观从的建议。”王子比心里暗想。他甚至开始后悔，当初为什么会轻易上观从的当，从晋国跑回来争夺什么王位。老老实实地呆在晋国当寓公，衣食无忧地过一生不也是挺好的吗？

不久之后的一天夜里，城内突然骚乱起来。这次不是几个人，而是几百人在各条大街小巷上边跑边喊——

“大王回来啦！”

“前锋已经到了东门外！”

“大王有令，郢都军民速速开城迎驾，否则城破之日，全城皆屠！”

“乱党格杀勿论，一个不留！”

王子比听到了，连衣服都没穿整齐，就跑到王子黑肱府上商量对策。

“哥哥，你说他会杀了我们吗？”黑肱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不知所措。较之王子比，他显得更沉不住气。

“应该不会吧，再怎么，咱们也是兄弟。”王子比这样回答，却发现这话其实连自己也说服不了。

黑肱说：“可我们杀了他的儿子啊！”

王子比说：“那是弃疾派人干的，与我们无关……”

“哥哥！”黑肱打断他的话，“你觉得他会相信吗？就算我们有机会到他面前辩白，你觉得他会相信吗？”

“恐怕不会。”王子比顿时面如死灰，他沉吟了半天，说，“而今之计，只能快去找弃疾商量，请他出阵与之一战，或许还有胜算。”

“对，快去找他！”

两个人慌里慌张，正准备出发，听到门外喧哗，只见弃疾的亲信斗成然独自驾着马车，不顾卫兵的阻拦，气急败坏地闯进了前院。

“大王，大王回来了，百姓们害怕屠城，已经打开城门！”斗成然说着，几乎是从马车上滚落下来，跪倒在二人面前。

王子比和王子黑肱面面相觑，虽然是冬天，脑门上的汗滴却不住地冒。王子比急忙问道：“弃疾呢？弃疾现在哪里？”

“蔡公……蔡公已经遇害了！百姓害怕屠城，要拿你们人头去迎接大王，他们攻破了蔡公府，见人就杀，见东西就抢，蔡公刚露面，就被他们……”斗成然话没说话，已经哭成了个泪人。

王子比和王子黑肱嘴巴张得老大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“他们很快就会到这里来，两位赶紧逃吧，千万不要被乱民们抓到了。”斗成然哽咽着，像是回忆起某个可怕的场景，不住摇头，“太惨了，太惨了，堂堂楚国王子，竟然死无全尸！”

正说着，门外火光冲天，前前后后都有人喊：“快开门，快开门！”接着听到重物撞击大门的声音，间杂着各种各样的呼声，王子比听得最真切的是——“千万不要放走了叛贼！”

“完了。”斗成然颓然道，“来不及了！”

“哥哥，现在怎么办？”黑肱看着王子比。

“还能怎么办？你我乃堂堂的楚国王子，要死也要死得体面，不能落在这些贱民手里。悔不该，当初轻信了观从的诡计，从晋国跑回来干这些傻事。”王子比说着，拔出腰中的佩剑往脖子上一抹，鲜血溅得满地都是。

王子黑肱犹豫了一下，也拔出佩剑，自刎身亡。

斗成然看着二人倒下，来不及抹干脸上的眼泪，嘴角已经露出一丝阴险的笑容。

《春秋》记载：“楚公子弃疾杀公子比。”说得明白，王子比和王子黑肱兄弟俩的自杀，乃是弃疾一手导演的好戏。他充分利用了二人对形势的不了解，略施小计，便逼得他们拔剑自杀，为自己的上台铺平了道路。

回想起来，当初王子比从晋国启程回楚国，韩起曾经问叔向：“你

认为子干（王子比字子干）此去能成大事吗？”

“难。”叔向不假思索地说。

韩起不解：“同恶相求，如同商人追逐利益，怎么会难呢？”意思是楚灵王得罪的人太多，已经成为全民公敌，大伙儿为了反抗他而团结在一起，就像商人追逐利润一样自觉，成功应该不是难事。

叔向说：“没有同好，哪来的同恶？”叔向的意思是，大伙都讨厌楚灵王不假，但讨厌楚灵王不代表喜欢王子比。因此，就算是把楚灵王推翻了，王子比也不见得能够“成大事”。

“您如果问我王子比能不能得到楚国，我可以实话告诉您，如果有下列五种情况，想得到一个国家是很难的。第一种是身份显贵而无贤人相助，第二种是有贤人相助而无强势的内应，第三种是有内应而无谋略，第四种是有谋略而不得民心，第五种是有民心而无美好的品德。”叔向接着说，“您想想，子干来到晋国已经有十三年了，跟随着他的那些人，无论是楚国的还是晋国的，没有一个知名人士，这是无贤人相助；楚国的亲族不是被消灭，就是背叛了他，这是没有内应；现在尚未摸清情况，就草草回国，这是无谋；出国十三年，人们早就将他忘得差不多了，这是没有民心；被迫逃亡在外，却没有人同情他，这说明他人品实在不怎么样。相比之下，现在的楚王虽然暴虐，但还是颇有人君之度，至少对那些敢于直言进谏的人能够包容。子干一无是处，却想取而代之，您觉得他能够得到楚国吗？”

“那依你之见，楚国最终会落到谁手里？”

“王子弃疾。”叔向说，“此人身为蔡公，又得陈人之助，实力强横，而且没听说有什么劣迹，治下盗贼不兴，民无怨言，威望很高。自古以来，楚国王室动乱，总是小儿子胜出，我看这次也不例外。”

韩起说：“话虽如此，当年齐桓公、晋文公都是流亡国外，后来不但当了国君，还成为霸主，凡事不可一概而论，说不定子干也有这样的福气呢？”

“子干怎么能够跟他们相比呢？齐桓公小的时候就受到齐僖公的宠爱，虽然出逃在外，仍有鲍叔牙、宾须无、隰朋等名士追随，有莒国、卫国作为后盾，还有国、高二氏为内应。他本人从善如流，行为庄重，不贪财，不纵欲，乐善好施。这样的人当上国君，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”

先君晋文公，乃是狐姬之子，受宠于晋献公，自幼好学不倦，十七岁的时候身边就贤人云集，流亡在外的时候，有狐偃、赵衰为心腹，有魏犢(chōu)、贾佗为手足，有齐、宋、秦、楚等大国为后盾，还有栾枝、郤穀(xì hú)、狐突、先轸等豪强为内应，虽然流亡了十九年，这些人都对他不离不弃。老天要让晋国兴盛，不选择他又选择谁呢？我跟您说，子干跟这两位没法比，您看他离开晋国无人相送，回到楚国也没人迎接，这样的人想当国君，那是做梦！”

那么，当王子比和王子黑肱自杀的时候，真正的楚灵王，究竟在哪里呢？

原来，弃疾刚入郢都，便派了大量的奸细前往楚灵王军中，散布郢都失陷的消息，而且宣布：只要自行脱离部队，一概既往不咎。楚灵王听到这个消息，大吃一惊，连忙带着部队回师郢都。没想到一路走，将士们就一路开小差，走到訾(zī)梁（今河南信阳境内），部队已经所剩无几。恰在此时，太子禄和公子罢敌的死讯也传到了军中。

遭遇了丧子之痛，又逢众叛亲离，楚灵王万念俱灰，也不愿再回郢都。于是他身边的人很快就走光了，只剩他独自一人沿着汉水南下。曾两次受过王恩的申亥（大夫申无宇之子，楚灵王曾两度宽恕过申无宇）在棘门（地名）的芦苇地里找到了他，将他偷偷带回家。

一个月之后，楚灵王在申亥家里自缢身亡。

弃疾一点也不浪费时间。王子比和王子黑肱自杀的第二天，他便即位为君，成为了历史上的楚平王。

王子比被厚葬在訾(zī)地（今河南省境内），而且有了一个专门的称号——訾敖。前面说过，敖是楚地方言，意思是虽然即位，却没有尽到国君的责任。在楚国的历史上，有记载的已经有若敖、堵敖、郢(jiǎ)敖，王子比与他们同列，倒也算是有了一个名分。

郢都城内仍旧人心惶惶。楚平王用楚灵王吓死两个哥哥，也把郢都人吓得不敢轻举妄动。大部分官员对新政权持观望态度，有人甚至称病不朝，好给自己留一条后路。

但这难不倒楚平王。

没过多久，楚灵王的尸体在汉水被发现。脸已经腐烂得不可辨认，

仅能从服饰上判定他的身份。楚平王命人将尸体带到郢都，在国人面前为其举行了盛大的葬礼。

于是，大伙彻底心安了。

令人尴尬的是，数年之后，申亥终于向政府报告了楚灵王的真正死因，而且交出了他的灵柩。没关系，这时候楚平王的统治已经稳固了，他轻描淡写地说了句“原来搞错了”，命人把原来那具尸体挖出来，又为真正的楚灵王举行了葬礼。

斗成然拥立有功，被任命为令尹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负责楚国的军政大事。原来楚灵王滥用民力，欺凌诸侯，现在一切都在楚平王和斗成然的安排下拨乱反正。

陈、蔡二国恢复了独立。当年楚灵王打着护送公孙吴回国的旗号吞并陈国，楚平王便把公孙吴找到，让他当了陈侯，也就是历史上的陈惠公。蔡国的大子有被楚灵王当作牺牲祭祀山神，楚平王便封大子有的儿子公孙庐为蔡侯，也就是历史上的蔡平侯。楚灵王通过大规模“人地置换”来断绝被侵占地区人民的复国之念，楚平王则让这些被迁徙的人们又回到故土。

在国内，楚平王大赏有功之臣，向国民施舍钱粮，赦免有罪之人，选拔贤能之士……总之新官上任三把火，该烧的都烧了，赢得满堂喝彩。观从曾经劝王子比杀楚平王，离开王子比后一直隐居在蔡国，楚平王也不介意，派人将他找回来，说：“你想要什么，我都答应。”

观从的回答很委婉：“臣的先祖曾经担任卜师的助手。”

楚平王于是任命观从为卜师，让他负责宫中的占卜事务。

为了在诸侯面前树立全新的形象，楚平王还派大夫枝如（复姓）子躬出使郑国，归还楚灵王时代强占的犍、栎两地。枝如子躬领命而去，回来的时候却没有完成使命。据说此君到了郑国，跟郑国君臣拉家常，聊天气，绝口不提归还土地的事。倒是郑国人先沉不住气了，主动问他：“听说楚王要归还寡君犍、栎两地，请问有那么回事吗？”

“我可没听到这样的命令哟。”枝如子躬漫不经心地说。

郑国人也只好再追问。

回到郢都，楚平王问他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，枝如子躬把帽子取下来，脱掉上衣，叩头说：“下臣违抗了大王的命令，这事没办成，请大

王惩罚下臣吧！”

“哦？为什么？”

“犇、栎两地，乃我国北部重镇，视之为国家门户亦不为过。虽是先君通过武力强占而来，轻易拱手让人实非明智之举，所以下臣斗胆违抗了您的命令，甘愿受罚。”

楚平王大为感动，拉着他的手说：“快把衣服穿起来，回家去吧。下次不谷有重要的事情，再找您来帮忙。”

不谷是诸侯自称，比“寡人”更为谦逊。枝如子躬使命未达，当受处罚；然而爱国之心，着实可嘉！楚平王让他回家去歇着，不赏不罚，既维护了自己的权威，也不至于冷了忠臣的心，乃是明智的处理方式。

公元前528年十月，吴国攻占楚国的附庸州来。令尹斗成然请求讨伐吴国，楚平王不答应：“我还没有安抚人民，没有侍奉鬼神，没有完成守备，没有安定国家，这个时候动用武力，失败了可没有后悔药可吃。州来在吴国，和在楚国没有什么区别，随时可以要回来。”

不讨伐不代表无行动。第二年夏天，楚平王派然丹在宗丘（今湖北秭归县境内）检阅西部地区部队，派屈罢在召陵检阅东部地区部队，同时安抚当地百姓，施舍钱粮，救济贫困，恤孤养老，收容流浪人员，宽免孤儿寡妇的赋税，选拔地方上的贤能之士。一系列的休养生息政策使得楚国面貌焕然一新。尤为难得的是，这种休养生息政策被坚持了长达五年之久。直到公元前523年，楚国不筑城，不用兵，老百姓过了五年踏踏实实的太平日子。



齐景公公然挑战晋国的底线

公元前536年，晋国的首都新田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——齐国的君主齐景公。齐景公此行的目的，一则是朝觐晋平公，二则请求晋国同意齐国对燕国用兵。

原来，三年前燕国发生政变，燕简公被大夫们群起而攻之，逃到了齐国。齐景公意欲帮助燕简公复国，但是又担心晋国干涉，于是主动上门请示汇报。

晋平公同意了齐景公的要求。燕国的大夫以臣逐君，自是大逆不道，齐国主动要求讨伐乱臣贼子，晋国没有理由反对。于是同年冬天，齐国向燕国宣战，但是战争的结果出人意料：两国不战而和，在濡上（地名）举行了会盟。燕国以祖上传下来的礼器向齐国行贿，而且将公主嫁给齐景公做小老婆。齐景公财色双收，便也顺手推舟，将燕简公又带回临淄去了。

毫无疑问，齐景公这个人是有想法的。

作为一代昏君齐灵公的儿子和乱世枭雄齐庄公的弟弟，齐景公的童年在多次宫廷政变中度过。崔杼之乱将他推上了国君的宝座，成为傀儡。即位之后不到一年，又遇到庆封之乱。直到公元前545年庆封被驱逐，齐景公才算松了一口气。

自古雄才多磨难。齐景公中人之资，谈不上雄才大略，然而多年的委曲求全磨炼了他的心智，增强了他的胆识，先祖齐桓公的故事更是鼓舞着他去重振东方大国的雄风。

齐景公的晋国之行应该有收获，任何人，只要具备一定的政治洞察力，便不难看出晋国已经在走下坡路。齐景公踌躇满志而归，更加坚定了自己领导齐国崛起的信心。但是在此之前，他必须等待机会增强自己的实力。

而这个机会很快就到来了。

公元前534年七月，大夫子尾病逝，其子高强继承家业。大夫栾施想趁机介入高强的家政，派人杀死了子尾留下的家宰（首席家臣）梁婴。同年八月，栾施自作主张，为高强指定了新的家宰。

栾施的举动引起了高强家上下的同仇敌忾。他们暗地里发放武器，武装族人，准备进攻栾施。子尾的生前好友陈无宇也积极备战，打算帮助高强。

陈无宇是什么人？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。齐国的每一次动乱，陈家人第一个想到的都是“我能从中得到些什么”，而且都能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。这一次高强要攻打栾施，他又怎么能够不推波助澜，煽风点火呢？

有人将高强家的异动告诉了栾施，提醒他要多加防范。栾施一开始不相信，说的人多了，他才将信将疑，带上几名随从，想去高强家看个

究竟。

刚出门不远，就被一群家臣拦在了路口。

“主公千万别去，臣等刚刚观察过，高强家武士云集，正整装待发，您去就是送死！”

“不可能！我不相信高强这小子敢如此胆大妄为！”栾施一把夺过车夫的马鞭，将车夫推到一边，挥鞭欲进。

家臣们死死拉住缰绳，更有人直接跪在路中间，不让马车通过。

看到家臣这副架势，栾施心里明白，这事八成是真的了。这位并不高明的阴谋家慌了神，他思前顾后，想了多种应对措施，最后竟然想到：陈无宇是子尾的生前好友，高强对陈无宇十分尊重，不妨去向陈无宇请教一番，听听他有何高见！于是掉转车头，直奔陈家而去。

这可真是才离狼窝，又奔虎口。陈无宇这边早就准备好了，上千名精壮族兵全副武装，正齐刷刷地在院子里候命，只等高强那边动手，就杀出去配合。只不过陈无宇的保密工作做得比高强好多了，从表面上看，陈家与往常无异，进出的人都带着一种天下无事的表情，看不出任何问题。

也许是生性过于谨慎，栾施的送货上门，倒让陈无宇心里一虚：莫非消息走露，栾施是有备而来？

当他听说栾施连卫队都没带，仅带着几名随从前来的时候，更加确认了这一想法。栾施胸有成竹，说不定已经暗中联络了其他家族势力，甚至取得了齐景公的支持！陈无宇越想越不对劲，他思忖片刻，命令族兵全部撤到后院躲起来，自己也脱下盔甲，换上便服，亲自来到门口迎接栾施。

栾施完全蒙在鼓里，见到陈无宇就紧紧握住他的手：“有件要紧的事，一定要听听您的意见。”

陈无宇本来就心虚，被栾施这么一握，立刻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：人家这是在试探我啊！可不能让人牵着我的鼻子走，得反客为主。他也用力握住栾施的手，说：“您来得正好，我也正好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向您报告，刚刚准备去您府上，马车都准备好了！”

“哦？”栾施被弄糊涂了。

“我刚刚接到消息，子良（高强字子良）家正在发放武器，准备攻

打您，这会儿正在作战前动员，您可千万要小心！”

“啊，有这样的事？”栾施装出吃惊的样子，心里想：陈无宇原来知道这件事，情况不是那么简单，他很有可能已经掺和其中！就在栾施脑子转得飞快的时候，陈无宇又说了一句话：“您现在动手，马上回去武装家臣，先发至人，必可打高强一个措手不及。无宇不才，愿意助您一臂之力！”

这句话彻底让栾施醒悟过来了：陈无宇在煽阴风，点鬼火，想要栾、高两家自相残杀，他好从中渔利！

“您在说什么呢？”栾施说，“子良还是个孩子，我受子尾的委托扶持他，所以才又费心为他选定了家宰。我爱他还来不及，怎么可能派兵去攻打他呢？日后我还有脸去见祖宗吗？您和子尾是至交，如果您有心帮我，何不去到子良家里，要他放弃攻打我的念头？世上的事情，以和为贵，如果做好了，也是陈家的福德。”

陈无宇的反应很快，脸红了一下，立马向栾施下拜，说：“您大人有大量，无宇深感钦佩，我这就去子良家，劝他放弃愚蠢的念头，不要与您为敌。”

这场一触即发的争斗，因为栾施的误打误撞，最终竟真的以和为贵，化干戈为玉帛了。

但是且慢说“最终”。

时隔两年，公元前532年夏天，临淄城内再次骚动：栾、高两家联合起来，准备攻打陈氏和鲍氏。

鲍氏就是鲍叔牙的后人，此时的族长为鲍国，是鲍叔牙的曾孙。

两年前栾、高两家还势同水火，两年后怎么会联合起来向陈、鲍两家开战呢？关于这一点，史料没有任何解释，也无法解释，因为完全是子虚乌有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某一天有人跑来告诉陈无宇，说栾、高二氏已经武装起来，马上就要向陈、鲍二氏发动进攻了。陈无宇大吃一惊，一面动员族兵，一面跑去联络鲍国。来到鲍家，发现鲍家已经是全副武装，作好战斗准备了。两人合计了一番，派出探子去打听栾、高两家，得到的情报是：栾施和高强分别在自己家里，正摆开宴席，准备饮酒。

事实很清楚，栾施和高强根本没有攻打陈、鲍二氏的意思，完全是

有人在造谣。但是陈无宇听到探子回报，不是松了一口气，而是对鲍国说：“情报虽然不准确，但是如果他们知道我们曾经想和他们开战，肯定会对付我们。不如趁着他们准备喝酒，先进攻他们？”

鲍国说：“有道理，咱们就这么干！”

这真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两个人带着族兵，主动向栾、高两家发动了进攻。

栾施和高强确实是在喝酒，而且还喝了不少。听说陈、鲍两家来攻，高强便出了一个昏招：“我们先把国君抓在手里，看他们还能怎么样？”栾施也表示赞同。于是两人派兵进攻齐景公的寝宫，打算绑架齐景公。

纷纷扰扰中，那个名叫晏婴的矮子再度表现出智者风范。他穿着整整齐齐的朝服，站在寝宫之外。栾、高、陈、鲍四家都派人来拉拢他，他一概不理。

家臣问：“您是打算帮助陈、鲍二氏吗？”

“帮他们？”晏婴反问，“有什么好处？”

“没有什么好处。”家臣想了想，说：“那咱们就帮助栾、高二氏？”

晏婴说：“你觉得他们打得过陈、鲍二氏吗？”

家臣松了一口气，说：“那咱们赶快回去吧！”

“回哪去啊？”晏婴说，“国君现在被人攻打，我怎么能够走开呢？”

栾、高二氏攻打国君，晏婴既然不想跟他们同流合污，那就应该拿起武器反抗；如果不敢反抗，那就躲得远远的。可是晏婴既不反抗，也不逃跑，袖手旁观，反而振振有词，把人家说得理屈词穷。可见很多时候，围观也是一种姿态。

齐景公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让人刮目相看。他派大夫王黑拿着当年周武王赏赐给姜太公的龙旗，打退了栾、高二氏的进攻，又在临淄的稷门（西门）大获全胜，接着乘胜追击，在庄地（临淄城内地名）再度获胜。临淄的居民受到鼓舞，也行动起来，帮着攻打叛军，最终在鹿门（东南门）将栾、高二氏彻底击溃。

栾施和高强仓皇出逃，跑到鲁国去避难。他们的家产被陈、鲍瓜分